

外交超級戰將

胡志強任重道遠

● 蕭容慧

「我認真工作，但不與人計較；計較只會做出更多錯誤的決定，樹立更多的敵人，這是我的官場哲學。我也不認為自己將永遠留在政府裡工作。」

近來，我國外交局勢頻頻生變，前有幾內亞比索近乎欺騙的「閃電」斷交事件和可能因它而引發其他友邦的轉向，後有印尼暴亂所挑起的「護僑、撤僑」爭議，此外，如何因應六月在北京舉行的「柯江會談」，都讓外交部長胡志強面臨上任以來極大的壓力和挑戰。

加上國民黨有意推他出來競選台北市長的說法甚囂塵上，他成爲媒體竟日追逐的對象。被總統府資政、國民黨前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吳伯雄形容爲「有選舉細胞」的胡志強，對外界頻傳他可能接受徵召選台北市長及「與現任秘書長章孝嚴有心結」的說法，甚感無奈。

面對媒體時時的追問，他只能苦笑地說：「我連對太太都沒有每天說：我愛你，我

卻要每天對你們說：我不要選！」他表示，他到外交部的時間不長，他希望能好好做事，因爲外交部長是一個挑戰性相當高的位子，如果現在換跑道對他有壓力。「我不怕挑戰，也不是怕當砲灰，實在是有的跑道的難處。」其實，他不願動的原因是，他自認還沒在外長任內做出成績來。

「也許有人看我換跑道好像很容易，但在這個位子上有責任感的人，感受當然不一樣。」「點頭或拒絕，都需要很大的勇氣。」「給我一點時間，我給你們全世界！」

峰迴之下，五月三十日，前政務委員、現任政大副教授馬英九宣布參選台北市長，圓滿解決了胡志強臨陣「改變跑道」的難題。馬英九公開指出，除了被基層的誠意打動外，參選的原因之一是不忍逼好友辭官參選，因爲「胡志強是非常優秀的外交部長，不只懂外交，更懂兩岸關係，應該繼續留在外交部」。

去年十月才由我國駐美代表升任外交部

長的胡志強，在那一波曲折的人事變動中，被喻爲「黑馬中的黑馬」，跌破政壇和媒體的眼鏡。他可以說是在最後關頭同時被府院接受和肯定的人選，實力與人緣自不在話下。然而，平心而論，從主客觀的條件來說，外交部長都是目前內閣閣員中，任務最艱困的政務官。

不放棄可以敲的門

六月舉行的「柯、江會談」將會對我與美的關係產生何種變化？「三不」（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或其他以國家爲單位的國際組織）主張是否落實？既有的「第二管道」是否能進行三方對話？外交部除了密切觀察外，仍需透過各種可能的管道與資源，爭取對我有利的支持。

面對中共對我處心積慮地孤立，他在上任後提出了外交工作的四大方向：以民主爲號召、以民意爲依歸、以合作爲準則、以和

平為宗旨。「在中共步步逼我國國際活動空間之際，我們必須人人動起來，個個走出去，不放棄每扇可以敲的門，更不放棄每一雙可以握的手！」胡志強說。值得一提的是，他要拓展經營的，不只是與邦交國的關係，更包括非邦交國家。五月底，他剛參加完馬英九宣布競選市長的記者會，就密訪歐洲，隨即赴非洲布吉納法索參加由該國主辦的第卅四屆「非洲團結組織高峰會議」。

但他返國後卻很低調地表示：「現在談收穫還太早。」並強調「現在談成就，以後就沒有成就」。儘管有無實質收穫很難量化，卻也顯示了胡志強「無役不與」的強烈企圖心。

對內，他也逐漸施展他的理念，例如督促人事單位舉行外交部有史以來的首度巡迴座談，提供「走動式的服務」，目的在增加互相了解與溝通的機會。結果之後有二十多名同仁連署，要求會計、總務、檔案資料室也能依照辦理。在這之前，「這種事不可能發生！」一位外交部同仁說。

以往，政府各單位常覺得外交部老是一高高在上，有「本位主義」，以致在執行任務時，發生不少協調、整合的困難。「我不逃避這個問題！」胡志強說，改善部會協調的關鍵，不在規定，而在觀念和心理，因為如果觀念沒有調整過來，再怎麼規定都沒有用。「而且，關鍵不在基層，在高層！」因為高層掌握了基層人員的考績、升遷，高

層觀念不改，下面的人無法動彈。所以，推動業務時，他也從這個方向使力，儘量先和各部會高層溝通，達成共識後，從上而下的全面配合，效果顯著。

「我還認為所謂的整合，重點應在國內，而不是在海外。」胡志強毫不諱言，如果國內各部會、各單位能互相尊重、好好配合，團隊的力量就很驚人。

日前，經濟部參加在非洲史瓦濟蘭舉行的中史經濟合作會，經濟部長王志剛本來很忙而不想去，由於胡志強懇求而成行。或許因為沒有前例或疏忽，王部長出發時，外交部沒人去送機，為此他耿耿於懷。「為了讓經濟部了解我真的很感激他們的幫助。」當時因腸胃炎住院的胡志強親自到桃園接機。這種作法讓媒體也感到「耳目一新」。

認真誠心接納別人

「從我教書，當新聞局長，駐美代表到外交部長，一路走來，我覺得我做事的『一貫原則』，超過了對變化的調適。我甚至認為沒有太大的改變。主要的依傍還是幾個基本信念，而這些都和做人處事、念書都有關係。因此，與其說是一貫原則，不如說是『努力的方向』。」

首先，就是『認真』，我做什麼事都很認真，全力以赴，滴水不漏。我用跑選舉的心情辦外交，就是認真。我不會怠惰敷衍，要做，凡事都認真做。

其次，要有『誠意』。但它的前提是必須誠實。我當新聞局的發言人，從來沒騙過人；當了部長，還是不說謊，大不了不講。但若要让別人感受到你的誠心和誠實，須先無私或去私，不能老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有了以上的前提和基礎後，我對於該做的事，就能義無反顧，沒有包袱地執行。

第三，我的努力方向是要能『接納別人』。我在幾個服務的單位設置信箱，就是希望同仁多作溝通。什麼事情我都很願意聽，聽完了，如果你說錯了，我會解釋給你聽，消除誤會；如果你提的意見有道理，我願意接納，馬上改過。

做任何事情，到任何單位服務，我都秉持這三個大原則。我是求賢若渴的人，也追求公平，認為努力的人要被認知、肯定。做為工作單位的負責人，有人很努力而你不知道，這是你的錯。我到任何單位都說得很清楚，不要關說，不必逢迎、拍馬、送禮。要比逢迎、拍馬、送禮，我都比不過別人；而如果一个單位要靠這些用人，它也就沒有希望了。」

感恩知足全力以赴

被外界認為「具爆發力、親和力、執行力」的胡志強，吉林人，一九四八年生，是近年來在政壇快速崛起的中生代菁英。由於父親原是中級軍官，他自小在台中的眷村成長。「眷村生活有其一定特色：守望相助、

患難相扶持，永遠不會沒有朋友，永遠是好鄰居互相照顧來照顧去，也許物質生活不是很充裕，精神生活卻非常富足，養成了我簡單、樸實、知足、感恩的人生觀。」胡志強自剖。

「非常平凡」，是胡志強對自己青少年時代的形容。生活簡單、功課中等、不愛講話、不求表現，日子懵懂地過，也不曉得未來該做些什麼？直到有一天貴人出現了。

上台中市立一中高二時，他走到校園裡，突然被校長汪廣平叫住。「胡志強，你過來！」他有點受寵若驚，沒想到校長居然認識他。汪校長把他叫到辦公室，對他說已經觀察他好一陣子了，覺得他有讀大學的潛力，可惜他似乎毫無動機，也不夠努力。汪校長以自己的例子鼓勵他應該好好珍惜讀書的機會。

這三十分鐘的談話有如醍醐灌頂，讓胡志強瞬間開了竅。從高二下學期開始，他拼命用功，早出晚歸。爲了節省時間念書，三餐吃陽春麵，連家也不回。模擬考排名從三百五十名跳到全校第十五名。一九六六年，他以第一志願考上了政治大學外交系。

大一時，他參加救國團舉辦的亞洲青年育樂營，而後榮膺中華民國代表，前往越南參加國際青年會議。大四時，他又獲選代表中華民國到聯合國，參加世界青年大會，並任首席代表兼團長。

一九七〇年，我國外交處境已相當危艱

，連此種學生會議都有濃郁的政治色彩。胡志強身在大會現場，更深感其他國家代表排擠的壓力。他仍然義無反顧地爭取大會主席團的榮譽，不料一個友邦代表臨時變卦，以致他高票落選。

「偏偏我們五個代表不服輸，徹夜研商發言主題，而後每天一大早就分別到所屬的五個會場去遞發言條。幾天下來，終於取得發言的機會。」當胡志強說出「中共不能代表中國人」的話之後，整個會場爲之震驚，接著就響起蘇聯、東歐等國代表敲打桌面的聲音。

「他們不讓我講，我偏要講。他們看我滔滔不絕地發言，竟關掉麥克風。我就不用麥克風，站在安理會會場的中央，憑著丹田講話。結果，全場鴉雀無聲地聽我發表演說。之後沒有人再喧鬧。」

次日，僑報登出斗大的標題：「胡志強在聯合國奮戰成功！」對當時二十三歲的他而言，真是一個既難忘又珍貴的經驗。

牛津深造眼界大開

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後，胡志強先到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攻讀碩士，隨後轉赴英國。由於簽證延誤，到英國時，原先申請的學校已開學，他臨時找了一家學校就讀，誰知又因政治思想和哲學兩門課沒考好，不能畢業。幸好他國際關係課程的成績不錯，教授推荐他到南安普敦大學專攻這門課，苦讀一

年後，終於得到碩士學位。因爲表現頗佳，教授建議他申請牛津大學博士班。

進入牛津大學，他幸運地成爲國際關係理論界古典學派大師蒲恆力教授的門生。

而這才只是辛苦的開頭。牛津的學制第一年是一試讀生，次年是一試讀生，通過後才得以進入博士班。胡志強回憶道：「在牛津念書和台灣完全不一樣，指導教授兩、三個月才見一次面，指導幾句後就靠你自己去找書讀，找資料和思考，找一切相關乃至不相關的東西，來支持論文的研究與寫作。：在牛津研究的日子是非常孤獨的，我常覺得自己在一個黑暗的屋子裡，一點光都沒有。我在裡面摸索，找門、找窗、找任何一道可以開啓的道路，可是我摸不著，找不到門窗在那裡。：：：」

沮喪和疑惑的情緒就這樣地日夜糾纏，幸而在大多時候，個性不服輸的胡志強還是打起精神，撐起意志，勉力閱讀，並搜集相關資料。

苦學不忘助人利他

另一方面，他的個性中具有急公好義、以別人的滿足快樂，當成自己的滿足快樂」的因子，所以即使在「苦學」時期，他仍儘可能地幫助他人。

「我在國外念書時，由於我去得早，又結婚成家了，到週末，太太就很辛苦。」胡志強說，許多單身的朋友久不知中國菜之味

，有時打電話說五、六人來吃飯，最後出現
了二十幾人。現任僑務委員會委員焦仁和
，當年就是「吃客」之一。

有時新生來，註冊、銀行開戶、找房子
等諸多雜事，都需要人幫忙，他會開著老
爺車替人四處張羅。「我太太有時會嘮叨，
說我博士論文拖了這麼久，應該用功些，不
要成天往外跑。自己都需要幫助了，卻老是
幫助別人。我卻認為，如果幫人處理這些事
，只要花三小時，人家自己去辦，三天也忙
不完；我若幫他，讓他有時間去忙別的事，
不是很好嗎？」

牛津的修業年限只有七年，他在最後不
到一年的期間，每天平均睡二、三小時。七
個月後，終於交出了論文。接下來是決定生
死的口試。他隨身帶著一口箱子，裝滿重要
資料，全身緊繃準備應戰。孰知英雄無用武
之地，主考官問都沒問，就告知他論文寫得
很好，並恭喜他取得了博士學位。一時之間
，他竟然不知如何反應。

雖然七年有成，付出的代價卻也不少，
最明顯的證據是，胡志強原本濃密的黑髮，
因此去了大半。爾後政壇和媒體都常常形容
他「絕頂聰明」，原因一是他真的「絕頂」
，其二是他真的「很聰明」。

「牛津是一所極富傳統的學府，無論在
外表或形式上，對學生有限制也有壓力。然
而，在牛津的生活，我除了學到人與人彼此
的尊重外，更能深刻體會雖有外表的傳統和

束縛，卻永不會影響到你內心的創意與自由
。

拿到了博士學位，對未來的生涯規劃是
教書。我的個性和能力都十分適合，也很喜
歡教書。我一直很想成爲一個『很好很好』
，而且對學生『真正有用』的老師。

如果有人問我最喜歡身處在何處？我的
答案是校園。我覺得校園是年輕人、創造力
、努力、進步、充實的綜合，生活不鬆也不
緊，教學相長的樂趣非常明顯，腦力的激盪
和體力的負荷也適當地平衡。而且，從學生
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他們的進步，這種快樂
絕不遜於他們自己。有時，我覺得當一個部
長或代表，也像在教書、帶研究生，希望同
仁能進步，好好處理事情。」

獲杭立武李煥賞識

一九八五年，曾與胡志強偶然在餐會中
認識的亞盟秘書長杭立武，誠心地三顧英國
，邀請他回國擔任副秘書長；同時，中山大
學校長李煥也邀他回國擔任副教授。

返國後，他同時在亞盟和中山大學任職
，工作繁忙，但心裡很充實、愉快。有一天
，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所長很好奇地問
一個胡志強的指導學生：「你的老師那麼忙
，有空指導你們嗎？」學生沒有講話，次日
就把胡老師改的論文拿給所長看，結果他發
現，胡志強改的部分比學生寫的還多。

「我十分盡心盡力在做，」胡志強說，

國內的學術資料庫比較不齊全，因此他在每
學期上課前，不但事先逐一規劃好課程，還
把每個题目的子題、中英文參考書目、甚至
雜誌上的有關文章，都交給班代影印給大家
。針對每個题目的子題，他要求學生有人負
責寫論文、有人評論。結果在相互討論、批
評的過程中，同學進步神速。後來他有機會
在淡江大學美研所開課，由於口碑佳，選課
學生由原來的個位數，加退選後增加到四十
幾人，最後只好換教室。

一九八八年，亞盟在太平洋島國帛琉舉
辦大會，由胡志強統籌主辦。當地電訊、場
訊、設備都不甚理想，連影印機、電動打字
機都是工作人員自己去洽借的。但是應邀與
會的世盟理事長趙自齊卻覺得，不但整個會
議的流程井井有條，連資料的提供、飲食的
安排、晚會的設計，都很周全，於是向杭立
武先生打聽是誰在主導。沒多久，胡志強就
被「挖角」到世盟當秘書長，職位等於是三
級跳。

世盟的原名本來是「世界反共聯盟」，
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反共」的字眼顯得
太直接、強烈，對會務的推動越來越不方便
。趙自齊於是責成胡志強協助把下列事項做
成提案和負責執行，包括：修改憲章，把所
有「反共」字眼改成「自由民主」；成立世
盟總會，會所設在台北；由一百四十五個會
員國選出首屆會長；並以「世界自由民主聯
盟」名義和「非政府組織」的身分申請進入

聯合國。

這些任務並不簡單，因為牽涉到各會員國的既得利益，需要分別去說服、溝通。「我發現他既有活動力、又有才具。調和鼎鼎，反應很快！」趙自齊認為，胡志強為世盟訂立的努力目標「創新、求變、務實、前瞻」，其實也正是胡對自己的要求和期許。

直到一九九三年，「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終於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會員，也是目前為止我國參與聯合國僅有的一個組織。

進總統府走入政治

這期間，總統府英文秘書郭岱君請產假，胡志強因緣際會被指名暫代總統英文傳譯，從此正式走入「政治生涯」。

經歷三個多月的臨時翻譯，加上接下來九個多月的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英文秘書，及四個月的新聞秘書。一九九一年九月，胡志強接任位階雖不算高、任務卻動見觀瞻的新聞局長一職。

「學者從政的例子，在台灣很多。由學術而從政，我不能說毫無心理準備。但我可以很坦然、負責任地說，我從來沒有追求或積極經營這樣的發展，我只是不排斥。因為我一直覺得學社會科學的人，應該不要永遠停留在外面當觀察者，而排斥實務的參與，以利理論與實務的印證與結合。」

……有人問，這樣離我原本想教書的路會不會越來越遠？我覺得不會，因為你不曉

得它是圓線還是直線，我也一直沒有離開本行。如果只是在象牙塔裡面，有理論而無實務經驗，很可惜；有理論再加上實務經驗磨練，就很難得。從外邊看金魚缸，和在裡面游一游再出去，畢竟不一樣。」

統一超商全年無休

新聞局是國內政府單位中，最年輕和學歷最高的單位之一，當時同仁平均年齡只有三十八點七五歲。由於它的任務是傳達政府政策，建立政府和人民溝通的橋梁，因此一直有人形容新聞局長是政府的「化妝師」。

「如果『化妝』是掩飾或誤解真相的話，我可以說，我要做政府的『傳真機』，不做『化妝師』。」胡志強表示，「誠實是最好的政策」，基本上是不欺騙、不利用、不誤導。一個發言人可以不說，但他如果說了，就必須是實話，才會得到信任與尊重。

到新聞局之前，他除了在國際文宣有實務經驗外，對新聞局的其他業務可說是「白紙一片」。初期，也有人認為他「反應快，但判斷是否正確則有待商榷」。

胡志強知道必須深入了解，才能具體提出改進業務的意見，於是他加緊腳步，連週末也加班，約莫花了半年的時間，真正掌握了局務。

他常自稱是「統一超商」，因為他「全年無休，二十四小時營業」。這樣旺盛的企圖心，使得一開始還沒完全適應的同事私下

叫苦連天。那時，各處室主管流行的一句口頭禪是：「沒辦法，老闆有交代……」

為了方便晚報的記者發稿，他儘量趕在行政院會還沒有結束前，在上午十一點半召開記者會。媒體的詢問電話，他更是有問必答，最高記錄可以在晚上九點到十一點之內接聽三十二通電話。

任內，他針對幾大方向努力：強化為民服務、推動積極文宣、加強媒體聯繫、塑造國際形象。

其中，在為民服務方面，為了讓民眾有反映意見和陳情的機會，新聞局在一九九二年九月設置了民意信箱。之後也利用全球資訊網建立了中華民國國情資料服務，民眾也可透過電子郵件，直接索取資料和溝通。此外，他責成同仁利用不同的傳播方法，讓全世界知道我們存在與進步的事實，及參與國際社會奉獻合作的希望。除了針對重要議題做文宣，如「支持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保護野生動物及環境保育」等，亦發行、編印定期及不定期刊物，錄影帶、幻燈片，介紹國內的現況。國際網路上更能即時看到重要的首長講稿、國情簡介等。

邀季辛吉電視辯論

每年九月，新聞局都會集中火力推動「參與聯合國」的活動。一九九五年正值聯合國成立五十週年，全球媒體都會把焦點集中於此，新聞局便事先運籌帷幄，安排一個辯

論性的電視節目，在美國公共電視教育網的三百多個地區電台於六月巡迴播出。

這個節目的主講人，一開始就鎖定知名的美國前任國務卿季辛吉。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請他是自找苦吃，因為他對我們一向不友善。「我卻以為，即使是吵架，也會引起大家注意，值得一試！」胡志強認為。

這項安排經過十個月的努力，終於達成。胡志強自認代表兩千一百萬國人講話，一句話也不能錯，所以事先熟讀季辛吉的有關資料，希望辯論不要輸。

錄影前，態度有點傲慢的季辛吉問胡：「你是不是想把我當惡徒，好好批判一番？」胡志強趕緊回答：「怎麼會呢，我念的書全是你寫的，我在牛津的指導老師也是你的朋友！」季辛吉一聽，知道胡不是外行，起碼是牛津的國際關係哲學博士，老師名氣也不比他小，態度立刻有了轉變。

「季辛吉問我要他指教什麼？我說，我們在上被不公平對待；總統路過美國，在夏威夷連飛機都不能下；聯合國衛生組織、世界銀行、連國際刑警都不能參加，卻要我們協助維持治安。希望像你這樣有學問的人，應該很公平地站出來看這世上的事，幫大家解決問題。」

經過事前的這一番溝通，錄影時間終於到了。季辛吉走在前頭，兩三百名觀眾熱烈鼓掌；胡志強隨後出場，沒人理會，場面有些淒涼。胡志強心想，自己的氣勢太低了，

這樣下去根本不必參加了。於是他轉過身來，對大家說：「You don't know who I am, do you? Well, I am Hu(who?). When people call me on the phone, they will say "who" is it? I will say this is Hu。」全場大笑，胡志強這才說：「I am Doctor "Hu"！」並說明他來自台灣。此番雙關語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達到了暖場的效果。

正因季辛吉對台灣了解有限，談話素材完全由胡志強會前提供的資料中發揮，最後季辛吉表示，台灣應該要進聯合國，但這事要中國人跟中國人自己去談。胡志強說：「現在中共的態度是全力打壓我們，根本沒有談的空間，必須國際社會都有支持我們的共識，中共才可能讓步。」

胡志強的表現，不但和季辛吉「化敵為友」，也順利地完成了「第一階段任務」——讓國際知道我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為深愛的國家做事

新聞局的工作龐雜而辛苦，加上一九九四年政府取締地下電台，引發了一位科員被砍殺的重大事件，負責推動媒體開放的胡志強常被民代與電台業者左右夾擊。

他的工作重擔，連兒子「丁丁」都感受到壓力。一個有名的真實笑話是：丁丁在學校學到「世襲」這個新詞，很憂心地回家問媽媽：「世襲是兒子必須做爸爸做的事，萬一我將來也被迫當新聞局長，怎麼辦？」

那時，新聞局內承辦主管對地下電台主張依法取締，胡志強卻認為，取締並不能真正遏止地下電台的存在，應該輔導他們合法化。這種當年看來較「大膽、創新」的切入角度，需要極大的擔當，自然也引來政府、民間很大的爭議。由於他獲得高層的支持，以致後來推動起來，堪稱順利。

一九九六年，他接受國民黨的徵召，回台中登記參選國大代表。雖然憲法允許政府官員兼任國大代表，一向沒錢沒勢的胡志強，卻從沒想到走這條路。但是當國民黨在立法院只剩下三席優勢時，他自覺不能再「潔身自好」，在民意越來越高漲的時代，政府官員不應再排斥參選，尤其像國大代表這種要參與立憲程序，會影響國家千秋大業的民意代表。

「要出名，新聞局長的曝光率夠高了，要求利，恐怕也不是選個國代所能達到的。老實說，我只是想為我深愛的家鄉與社會，多做一點事。」

登記參選那天，他邀請素有「趙鐵頭」之稱的國策顧問趙耀東為他披掛綵帶。他們之間其實並沒淵源，只因趙耀東「面對權貴，直言無諱」的風骨，令他欽佩，他一直把趙當成典範。趙耀東對這項邀請，不但一口答應，為此還排除其他的約會，特地從台北趕到台中為他加油。

乾淨、節約、公益之戰

省議員盧秀燕指出，胡志強是她「見過最聰明的人」，雖然他以前沒有選舉的經驗，但經過來人一指點，很快就進入情況，對情勢的研判也很精確。而他的幽默感，也使選民如沐春風。有一次，助選單位邀請影藝名人前來助陣，引起轟動。胡志強問政見發表會現場的選民：「要不要欣賞他們的演出？」台下異口同聲地回答：「要！」「那麼我就不要說了好不好？」台下反應更熱烈，大聲叫「好」！「這是哪個人說的呀？」胡志強反問，把選民逗得很樂，場面也熱了起來。

在台中參選的眾多候選人中，胡志強的職務最高，但他也是最沒身段、跑基層跑得最勤的人。「有的候選人只採重點式、選擇性的拜票，他則是犧牲睡眠、體力，挨家挨戶，一而再、再而三地拜票，想辦法去握每雙選民的手！」盧秀燕說，那段期間胡志強請年假專心選舉，而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蜻蜓點水。

結果，以「乾淨、節約、公益」為選舉基本原則的胡志強，恰似自己所期許的「選風吸塵器」，橫掃票源，以七萬八千多票，也是全國第一高票當選。

外交路上嶄露頭角

一九九六年六月，他就任駐美代表。之前，他獲知派任消息後很詫異，第一個反應是：當國代的這四年，是否別外派較好？得

到的回答是：「關鍵時刻，非去不可！」長官的誠懇最後還是打動了他。

這項任命在當時會引發反對黨人士對他有「胡一半」、「五日京兆」的嚴厲批評，指他民選的國代沒當多久，只做一半，就跑去當「更高的官」了。胡志強沒多作解釋，赴美之後，動作積極，但行事低調，到處廣結善緣，以促進中美的實質關係。最重要的是，他穩紮穩打，建立了與美方高層的溝通管道與關係。另一方面，他也勤跑我在美的十餘個據點，要求同仁更主動、負責地任事。

他不放棄任何場合出席的機會，凡事也盡力準備與表現。一九九七年四月，胡志強榮獲母校南安普頓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精於英語、對語言高度敏感的已故外貿協會駐倫敦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徐世棠，應邀出席當時盛典。事後他在寫給中國時報駐華府特派員傅健中的信中描述現場情景：「……樂聲悠悠，深動我心……得榮者僅一人，措詞（指胡）動人，其聲宏然，為之驚奇！」「早年胡代表說話時有吐字欠清的小疵，如今則娓娓動聽，絕對令人折服。」

十一月，美國「尼克森和平自由中心」主辦了一場以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為主客的晚宴，我駐美代表處以一萬美金「買」了一桌酒席。席間冠蓋雲集，美前國務卿季辛吉、海格均與會。不料主人在介紹貴賓時，可能凜於中共代表在場，竟對胡志強及他的客人隻字不提、視若無睹。胡志強不願受到如此

待遇，主動走到李光耀前與他寒暄。李光耀最後不但看到胡，還與他舉杯共飲。這件事既看得出胡的積極，也顯示我在美拓展外交關係的困難。

自從胡志強被任命為外長後，華府各界紛紛為他送行。參眾議員們參加在國會山莊舉行的惜別酒會，「出席議員人數之多，據說破了歷任駐美代表類似酒會的紀錄，而且多為重量級議員，如兩黨領袖、外委會主席等。」傅健中為文指出，連行政部門的官員如亞太事務助卿陸士達、五角大廈的副助理部長坎貝爾等，都要私下為他餞行；僑界更是席開六十六桌，「這不僅風光，以胡志強使美不過十六個月的時間，也是值得傲人的成就。」

正當工作感覺到越來越順的時候，被調回國內，他仍心心念念未來能否維持與美既有的溝通管道與關係。

歷年工作擦身而「中」

回過頭來看他的工作轉折，「幾乎都沒有什麼選擇的空間！」他半開玩笑地說，有人的工作是「擦身而過」，他則是事事「擦身而中」。

「我從來沒有去謀任何事情。不曉得這樣說會不會得罪人——長官來找我做事，我覺得是他『賺』，不是我『賺』，因為我會拼命！所以我心理上不會有快樂或幸運的感覺，也不會抗拒，反正你要我做，我就拼命做

！」

反應快、口齒伶俐，是很多人對他的評語；他的幽默，也在政壇中獨樹一幟。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有官場上較少見的坦誠特質。連民進黨籍的台北市長陳水扁都形容他是「性情中人」。

他在新聞局任內時，有次在立法院，一位立委很不客氣地說：「新聞局的形象壞到極點，民眾都討厭你們。」他說：「我不相信，我覺得新聞局的形象很好，我常常接到老百姓的來信，覺得新聞局很努力、很誠懇，形象也不錯。」立委說：「你喔，真是不知廉恥，連謙虛都不懂。」胡志強回答：「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在重要關頭，誠實比謙虛重要。」

近來中共對我國的友邦展開凌厲的銀彈攻勢，幾內亞比索毫無徵兆地與中共建交，使外交部十分難堪與氣憤。然而，胡志強在面對民代與媒體詢問時，並不諱言現今有兩個邦交國已亮起「紅燈」，他們正在全力以赴之中。

他個性雖誠實，「對人態度卻很平和，」前新聞局副局長、現任文建會副主委吳中立指出，胡志強即使對同事有責難之意，語氣仍平緩、迂迴，聽者要花點時間，才能領悟出「話中有話」。吳中立自認公文看得很仔細，若是胡仍看到錯誤，他只會在一旁打個問號或劃個圈，不用明說，就會讓當事人覺得很不好意思。或許是這種理直氣「婉」的

人格特質，讓他廣結善緣，以致朝野和所謂的主流、非主流派，都普遍對他有好評。

姻緣前定此生不渝

這樣的個性，經營家庭會是何種光景呢？

「邵曉鈴放棄當紅影星頭銜，跟著我這個窮留學生，多年來以全職母親養育一男一女，兩個小孩是我們最大的成就。我愛我的小孩、我的太太，溫暖的家是我的最愛。」

胡家與邵家原是舊識，胡志強和邵曉鈴小時互相認識，但之後有二十多年不曾聯繫過。

直到胡志強赴美念書兩年後，有次他回到高雄探望在當地工作的父親，不料身體不適，一直發燒。回老家台中的路上，胡父開車轉赴嘉義，送兒子到醫院打點滴。等待的時候，胡父想到可以跟老友聯繫，便打電話給邵家。邵家二老堅持要他們到家中吃飯，並硬要安排胡志強與邵曉鈴在台北見面。

那時邵曉鈴已是影視圈很有名氣的「明星」，胡志強對她並沒有任何「奢望」。過了幾天，胡父追問：「你到底約了沒有？到底約她了沒有？」邵曉鈴的媽媽也是成天追問：「胡志強打電話給你了沒？打了沒？」最後兩人只有投降，趕快約時間好交差了事。

第一次約會，兩人在希爾頓飯店的咖啡廳，從深夜十一點半聊到清晨四點，破了胡

志強有史以來的記錄，也從此改變了邵曉鈴的人生。

在邵曉鈴的眼中，胡志強「能幹，很會照顧人」，凡事都替她設想周到，讓她有十足的安全感。明知道到英國「伴讀」生涯可能很清苦，邵曉鈴毫不猶豫地做了抉擇。

胡志強笑道，邵曉鈴是他唯一的「知名親戚」，剛結婚時，很多人叫他「邵曉鈴的先生」。大家只知道他是留學生，表現「應該」很傑出，屬於「青年才俊」一類。

由於當時邵曉鈴的知名度大過先生，總有人記不得胡志強的名字，若是碰到他，便說：「你不是那位青年才俊嗎？」另一位邵家親戚也跟家人說在路上碰到了「青年才俊」。「從此，青年才俊就成了我的代號！」

「我是溝通的絕對信徒！溝通不是吵架，不是爭論，而是增進了解，尋找共識。」溝通的時候，輕鬆和幽默都很重要。輕鬆和幽默並不代表從頭到尾像說相聲一樣講笑話，而是語帶風趣，精確明白，在很多場合，幽默都能化解僵局。」

除了工作上樂於與人溝通外，私底下他也是個樂於溝通的先生和爸爸。他和天下許多「慈父」一般，會在晚上十一點商店打烊前，趕著去買女兒隔天所需的美勞材料，但在日常生活的管教又很嚴格。寬鬆之間，夫妻倆的默契其實不錯。胡志強說：「由於我和太太從不用高壓式的教育，要求孩子凡事都要聽爸爸的，反倒儘量提供他們開放的學

習環境和言論空間，鼓勵他們說出心裡真正想說的話，因此兩個孩子的溝通意願都很高，表達能力也很好。……我喜歡跟孩子講道理，當他們不小心犯了錯，在處罰之前一定讓他們有自我辯解、申訴的機會。」

他曾在辦公室掛著一張兒女小時候合送的超級大賀卡，其中一句話強調爸爸是他們的「超級偶像」。雖然女兒補充「只是比郭富城差一點」，還是可以看出他們親子間的互動與親密。

柴米夫妻神仙眷屬

胡家有女初長成，如今胡志強的大女兒 Lucy 已在美國知名的杜克大學就讀，「念這所學校，也是女兒自己的決定！」胡志強既欣慰又驕傲地說。就像所有的父親一樣，雖然內心很希望兒女選擇日後能讓她「獨立生存」的專業學科（如法、商等），但他還是尊重女兒的意願，不多作干涉。

他殷殷道出對子女的期許，就像清朝會國藩給兒子的信上寫的：「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汝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短短數語，道盡了一位父親的心聲。

夫妻之間，他也遵守「溝通」這條金科玉律。與太太越來越有「夫妻臉」的胡志強坦承，自己工作太忙，能陪家人的時間很少，必須和太太有良好的溝通，讓她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為什麼而忙，才能獲得諒解。

「平常都沒有問題，但偶而有例外。」他形容太太生氣時，有如「斷電」，不言不語，對他的解釋絲毫沒有反應，他就鏗而不舍地再溝通，直到「通」了為止。「互信、互敬、互補」三大原則，可說是他們由柴米夫妻修成神仙眷屬的秘訣。

他曾在公開場合提及一個小故事：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娶了一個悍妻，有天他在講學時，太太因故數落了他一頓，不久又潑了他一身水。學生很同情蘇格拉底，問他怎麼受得了？他處之泰然地說：「暴風之後，必

有驟雨！」有人勸他休妻算了，他答：「換了一個妻子，我可能只不過有一個好太太；尊重我現在的太太，我卻可能成爲一個哲學家！」

胡志強的結論是，「我現在曉得我爲什麼沒有成爲哲學家了，因爲我有一個好太太！」

也許就是這個基礎堅實的家，構築了穩固的後盾，讓胡志強的工作上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拼命三郎」之所以能拼命，果然不是沒有原因的！



外交部長胡志強接受媒體訪問時的神情。